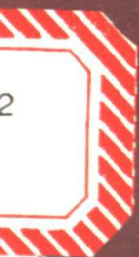


H13-108C₂



训诂学的知识与应用

训诂



2

训诂学的知识和应用

陆宗达

王 宁 著

宋永培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XUNSUOXUE DE ZHISHI HE YINGYONG

训诂学的知识和应用

陆宗达 王 宁 宋永培 著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 5.875印张 132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2.20元

ISBN7-80006-090-X/H·24

说 明

本书所编入的，是我们1983年之后所写的关于训诂学的普及和应用的部分文章。这些文章写作的时间比较集中，为了体现普及和应用这一特点，在引用实例时，我们有意做到将采例面缩小，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例证从不同角度反复申说，这样做，有助于读者从多个侧面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些例证，以便在此基础上比较容易地理解有关的训诂原理。因此，在这次编选文章时，这些例证虽出现不止一次，我们都因论述中心各异而一并保留了。

近年来，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训诂学是一门与普及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学科，因此，它本应有较高的社会实用价值，只是因为旧训诂学的一些局限，才使一般人苦于它的古奥而不敢涉足。因此，我们希望在训诂学的普及方面多作一点工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普及工作作起来也有很多困难，我们所能作的实在也很微小。至于普及的对象，也只是一般的语文工作者，最多能达到文言文阅读水平较高些的高中学生。就旧训诂学仅为极少数人懂得的状态来说，这不能不说是普及；而就训诂学在当代应有的实用价值来说，这种工作似乎又应划归提高的范围。不过，我们始终坚信，在训诂学不断提高、深入研究的同时，把眼光放在多数人的需要上、放在民族文化的普及上，让更多的读者来关心它、应用它，这应当是训诂学在当代能获得新的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和将来，都需要有很多人严肃地为之付出力量。这本书，就算是我们对这一主张的初步实践吧！

本书按五部分编排：第一部分是我们对训诂学的理论建设和

普及应用的意见；第二部分是对一些训诂原理的普及性说明；第三部分是对一些训诂书和训诂家的介绍；第四部分是关于词语的解释；第五部分是关于古代礼俗的考证。我们的工作存在很多缺点，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也希望读者和我们一起投入普及训诂学这一有意义的工作。

作 者

1987.5

目 录

训诂学的普及和应用	(1)
谈训诂学的理论建设	(6)
学点训诂	(13)
谈训诂材料中的词与词义	(17)
谈古代训诂的释词材料	(25)
今注与古注	(29)
论求本字	(33)
从“武”的本义谈因字形求本义的原则	(40)
同源字和同源通用现象	(44)
训诂学和现代词语探源	(47)
《说文解字》与训诂学	(51)
《说文解字》及其在文献阅读中的应用	(65)
《说文》“读若”的训诂意义	(70)
文字的贮存与使用	
——《说文》之字与文献用字的不同	(84)
论“段王之学”的继承和发展	(92)
章太炎与中国的语言文字学	(96)
论《说文》字族研究的意义	
——重读《文始》与《说文同文》	(104)
“络绎不绝”本义考	(110)
“动辄得咎”解	(110)

“不速之客”古义考·····	(111)
“不可救药”解·····	(112)
“朝夕相因”与“朝不及夕”·····	(113)
释“尾大不掉”·····	(114)
“纵横捭阖解”·····	(115)
“囹圄”本字考·····	(116)
“雅座”与“雅量”·····	(117)
释“不介马而驰之”·····	(118)
说“雉”·····	(119)
“且”和它的同源词释证·····	(120)
“起、兴、翕”同源考·····	(126)
“咸、减、协、协、駘”同源考·····	(130)
从“卑”、“罷”(罢)得声的词·····	(132)
“通”、“达”之别·····	(134)
话说“丹青”·····	(148)
衮衣趣谈·····	(150)
释“厠”·····	(152)
皋比与虎皮·····	(154)
古代的尊师之礼——释菜·····	(156)
伙伴与伙计·····	(158)
烹饪与医药·····	(159)
烹饪与用火·····	(161)
说“炙”·····	(163)
割与烹·····	(164)
和·调·齐	
——谈古代烹饪的辩证法·····	(166)
陆宗达论著目录·····	(170)
后记·····	(177)

训诂学的普及和应用

训诂学是我国一门古老的传统科学，它在文献大量产生的先秦时代已具雏形，之后兴于汉代，以后历代皆有发展，到清代已比较成熟，所以，前人给今天留下的可以借鉴和吸取的东西很多。训诂学又称文献语义学，它是以解释古代文献语义为应用目的的。这门科学在保留和继承我国文化遗产上立过汗马功劳，它是打开我国文化宝库的一枚钥匙。

训诂学包含着很多古汉语词义学的理论，积累了很多释词的方法与经验，它应当是汉语词义学的前身，所以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用文言文写成的古代文献今天还有很多未加整理，经过整理的文献，也大多是用文言文注释的，现代人读起来存在着困难，而阅读各种文言文，不但在有关学科中，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必不可少的需要，所以，训诂学还有很大的实用价值。能够掌握基本的训诂知识，运用训诂学来读古籍，这对从事语文教育工作的人来说，尤为重要；语文教师学训诂，不只是有利于教学中掌握语言规律，使词汇教学科学化，而且将对训诂学的普及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训诂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是多方面的。

拿文言文教学来说，有一部分词语，课本虽作了注释，但一般只讲当然而不讲所以然，教学者往往机械引用，则难以理解深透。例如《卖柑者言》里说：“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初中语文课本第四册注：“皋比，虎皮。将军座位上垫着虎皮。”但皋比为什么是虎皮呢？将军座位上又为什么要垫虎皮呢？训诂材料告诉我们，古代战争中，虎皮是个重要的战具，人们利用敌人畏虎的心理，披虎皮进

攻以取胜。例如，《左传·庄公十年》记载，鲁国的公子偃蒙皋比而先犯宋师。杜预注：“皋比，虎皮。”《僖公二十八年》又记载，晋楚城濮之战时，胥臣把虎皮蒙在马背上进攻陈、蔡。这两次用虎皮吓唬敌人，都取胜了。作战时以虎皮取胜，休战时便收起虎皮表示和平。《礼记·乐记》说：“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橐，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这进一步说明虎皮标志战斗中的威武。将军的座位上垫虎皮，是古代军事的一种遗风，以示率兵者的威武。运用训诂学因声求义和以形索义的方法，还可以知道，“皋”是“纆”的借字，二字都从“本(tào)”得声。“纆”字见于钟鼎文，其字从“系”、从“虎”，表示把虎皮连缀起来的意思，“比”也有连结之义。“皋比”就是缝合起来的虎皮。类似这些材料，初学文言文的学生大可不必全都知道，而担负着帮助学生提高文言文阅读水平的责任的教师，多知道一些这种材料总是有好处的。

文言文里还有一些词，在今天的书面语或口语里依然存在，读来似不生疏，但这些词在文言文中的词义却与今义迥然不同。这些词虽有注释，读者仍然易生疑虑，有时勉强接受了，其实作出的可能是一些似是而非甚至牵强附会的解释。因此，教学者在备课时应当作两件工作：一件是查找训诂材料，弄清某词作某义解释的根据，并证明这个解释非此一处，而有诸多先例。另一件是运用训诂方法，说明某词训某义的来由，并分析古义与今义的关系。例如，《隆中对》“遂用猖獗”，初中语文课本第五册注：“猖獗，这里是失败的意思”。“猖獗”在今天与“猖狂”是同义词；而当“失败”讲，与一般人理解的常用义距离太远，似乎使人难以接受，但是，懂得查找训诂材料的人，便可以知道这个注释的根据。清代的诗人兼史学家赵翼（瓠北）在《陔余丛考》中说：

“今人见恣横不可制者，辄曰‘猖獗’，史传亦多用之。

然更有别义。汉昭烈谓诸葛武侯曰：‘孤……智术浅短，遂用猖獗。’王彪之谓殷浩曰‘无故匆匆，先自猖獗。’

刘喜明谓萧道成曰：‘不可远去根本，自治猖獗。’丘迟《与陈伯之书》：‘君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于此。’金将张柔为蒙古所败，质其二亲，柔叹曰：‘吾受国厚恩，不意猖獗如此。’凡此皆有倾覆之意，与常解不同。

赵甌北一口气举了那么多例子，其中恰恰包括《隆中对》的一例，足可以证明“猖獗”一词在汉魏六朝时代确可用“倾覆”来解释，“倾覆”即是失败。这几乎是当时的一个惯用术语了。推究这个意义的来源，可以知道“猖”是“踢”的借字，《说文》：“踢，跌也。”“獗”是“蹶”的借字，“蹶”有“倒”义。“猖獗”就是“踢蹶”，也就是“跌倒”，说俗了就是“栽跟头”、“摔跤”，所以训作“倾覆”，是对失败的一种极为形象的说法。而“猖獗”当“猖狂”讲，“猖”应写作“伥”。《说文》：“伥，狂也。”朱骏声说：“伥，俗字作猖。”经过分析可以明确，“猖獗”当“倾覆”讲和当“猖狂”讲，不是一词多义，而是异词同字，也就是两个不相关的词，书写形式偶然相同。“倾覆”义与“猖狂”义虽同写“猖獗”，其实不共一词，彼此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同一词形所具有的多义，彼此是相关的。一个词的诸多意义，表面看来有时零散而无系统，教师一个一个地讲，学生只有一个一个地记，这往往成为提高阅读水平的一个极大的难题。实际上，掌握训诂学引申的理论，就可以找到词的义源和本义，从而抓住词义的特点，把同一词的多义系联成有系统的义列，便于学，也便于记。例如“质”字，在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下列词义：

(1) 质地，底子：

《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

(2) 天资，素质：

《送东阳马生序》：“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3) 抵押或人质：

《狱中杂记》：“惟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

《触龙说赵太后》：“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

(4) 斧垫(杀人刑具垫斧的砧板)：

《廉颇蔺相如列传》：“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

(5) 询问：

《送东阳马生序》：“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

(5) 端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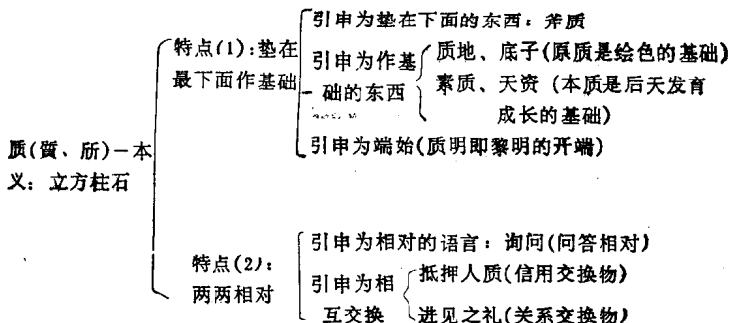
《指南录后序》：“质明，避哨竹林中。”

(7) 进见之礼：

《屈原列传》：“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

要想了解这些意义的关系，首先要找到“质”的义源。“质”的繁体字写作“質”，古字写作“𠩺”(zhì)。《说文·十四上·斤部》：“𠩺，二斤也，从二斤。”“斤”是斧子。斧子头是个五面体)，两个五面体拼起来就成了一个立方体。我国古代的数学书《九章算术》有“邪(斜)解立方得两甍堵”的算法。斧头的五面体即似斜解立方后的甍堵。所以，“𠩺”的字形为两斧相对，表示一个立方体。汉代张衡造浑天仪，曾有“立圜曰浑，立方曰质”的定义，很能说明“𠩺”的形义关系。但是古代的词不可能以抽象数学概念为本义。考察古代文献，“𠩺(质)”的本义是建筑物柱子下垫着的立方体基石。《墨子》所说的“两柱同质”，《韩非子》所说的“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练铜为质”，都是用的“𠩺”的本义而字写作“质”。①找到了本义，便可以统帅其他的引申义。立方体基石的特点是垫在最下面充当基础，而古代的柱石必须两两对称。上面所引的七个意义，都是从“𠩺”的这两个特点引申出来的，可以整理为以下义列：

①从章太炎说。见《文始》。



除了假借义外,凡引申都可由本义的特点出发,整理成有系统的义列,使多义词词义的教学收事半功倍之效。

不仅文言文的词义教学需要靠训诂学来推究义源、阐明含义,比较异同、系联引申;就是现代人的文章,文中的很多词语,也需要运用训诂材料来确切地说明它的意义。例如,鲁迅的《自嘲》诗中“横眉冷对千夫指”,有人就误以“横眉”的“横”为“横竖”的“横”而不去深想,眉毛焉能不是横着的?其实“横”的本义是贯穿门户的门栓,它不只有横放的特点,还有阻挡开门的作用,由阻挡引申为“违逆”、“不顺”,这里的“横”就是用的引申义,当“不顺”讲。横眉即是皱起眉头,用形象的话说,就是眉毛如同打了结,这才显出一副冷对群敌的怒象。又如,大年三十晚上为什么叫“除夕”,先得考究“除”的古义。“除”从“阝”,本义是殿陛,也就是台阶。杜甫《南邻》诗有“得食阶除鸟雀驯”之句,“阶”与“除”连用。台除需要一级一级地更易而上下,所以“除”引申有“更改”、“替换”的意义。大年三十晚上正是旧年更改为新年、新年替换旧年之交,所以称为“除夕”。“除夕”的“除”,用极晚的引申义“除去”、“除掉”来解释,是解释不通的。

学点训诂学,还可以增长许多有趣的课外知识。例如,吃饭的“筷子”为什么叫“筷”?是因为古代的筷子叫“箸”,南方的船家忌讳它与“住”同音,改用行船快的“快”来代称而取吉利。后来,这个行业禁忌词进入了全民语言,“箸”就变了“快”,南方的筷子

是竹子削成，所以字又加了“竹”头。又如，叔母为什么叫“娣”？舅母为什么叫“姪”？因为“娣”与“姪”古音都以“m”作尾音，“娣”等于“叔+m”，是“叔母”的合音。“姪”等于“舅+m”是“舅母”的合音。还有不少口语词是由合音或分音形成的呢！

训诂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因为研究对象是绵亘几千年的历代文献，而古人阐述问题又往往缺乏固定而明确的科学术语，所以开始接触时不免会感到有些深奥。但是，通过近代人的努力，训诂材料经过整理的已很多了，一般可以查找；训诂原理也在逐渐理论化，完全可以为有基本汉语知识的人掌握；因此，和任何学科都有提高有普及一样，训诂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能够被一般人理解和应用的，是可以也亟需普及的。以前，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训诂学长期受到压制，许多人不了解它的实用性，把它的普及工作耽误了，这对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化是很大的损失。在振兴民族文化、建设精神文明的今天，训诂学的普及势在必行，而教育战线的语文工作者，一定会成为承担这项普及工作的一支先行队伍，热爱并努力学习祖国文化知识的广大群众，也一定会成为这项工作的强大推动力量。

谈训诂学的理论建设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一个部门。它历史悠久，材料丰富，经验充足，成就极为辉煌。在封建社会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训诂学几乎概括了一切传统科学，具有极为显赫的地位。这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第一，早期训诂学附丽于经学，是专为解经而设的实用语文学。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经书曾是历代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强有力的武器，又是封建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求取功名的教科书。解经的训诂学，也就因此而变得格外重要。从训诂专书《尔雅》居然也在汉代设立博士，以后又进入经书的行列，便

可知道训诂学的重要地位了。第二，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不发达，社会科学主要是文、史、哲，而古代典籍的内容里，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史与哲又包括了各种其他科学的零零散散的内容。因此，解释经书语言的训诂材料，便带有极为广泛的综合性。它不但包含了相当于现代语言学的各个部门——文字、词汇、语法、语音、修辞、文体、风格，包含了版本、校勘、目录，还包含天文、地理、风俗、礼制、思想、心理甚至工业、农牧业、数学、物理等等与古代生产生活有关的一切方面的内容。它确是古代文化遗产的大宝库。可以说，研究古汉语语言学的任何部门，都得追溯到训诂上去，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也都得查找训诂资料。不少训诂大师，便因此成为古代传统科学的多面手。

训诂学至今仍有极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用价值。从理论上说，它是汉语词义学的前身，它奠定了汉民族语言词义学的基础。象词义这种带有鲜明民族特点的语言因素，单靠引进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是总结不出切合汉语实际的规律的，路子还要从本民族的传统科学中去找。从实用上说，凡是与阅读古代文献有关的学科，诸如历史学、中医学、考古学、辞典学、古典文学、古生物学、古地理学……，都需要用训诂学作为工具。所以，对训诂学应当继承、发展，而不是摈弃。

中国传统的文字训诂学称作“小学”，又称“朴学”，它提出过“为实”的口号^①，明确过“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②可以看出，它是重材料、重实践的。这带给它从实际出发，不事空谈的优良学风，但也同时带给它明显的弱点，那就是缺乏对理论的探讨，更缺乏对原理、规律的系统阐述，言其然者多，言其所以然者少。汉代奠定了训诂的基础，产生了数千卷解释先秦典籍的注释

① 见《后汉书·卢植传》。

② 见《汉书·河间献王德传》。

书，也出现了《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成就卓著的训诂专书。在这大量的训诂资料中，不乏理论的课题。例如，在《说文解字叙》里，许慎明确了汉字据义构形的总原则“分理别异”，总结出汉字形体构造的“六书”之说，指出汉字“厥意可得而说”的可解释性，还提出了汉字字数上“孳乳浸多”而字形上“以趋约易”的发展趋势……可以说，许慎总结出的这些规律，奠定了训诂学“以形索义”方法的理论基础。可惜这些规律在当时并未得到系统的发挥阐述。《说文解字》540部 9353 个字条，确是这些规律的体现，但同时也将些理论淹没了。再如《释名》，本是汉语字源学的创始之作，它是刘熙用大量的声训材料来证明“音近义通”现象的合理性的精心之作。它在理论上存在着片面性，但也包含了由词义引申推动词形分化而产生同源字的科学原理。但是，刘熙并没有对同源现象进行理论的解释，因此，《释名》仅仅可以称作字源的证实之作，而未能开创出科学的汉语字源学来。

汉代奠定了训诂学的基础之后，六朝、唐、宋对它的继承发展多半是在原有的实践材料上作些增补、修改、汇集、编纂，在总体上并未开创什么新局面。我们不能说早期或中期的训诂学是不科学的；相反的，训诂学家们作出的成千上万条词义训释，经过检验大部分是正确的，这证明他们的方法有相当的科学性，也证明他们的实践包含着科学的原理。只是当时受整个科学发展的局限，那时的训诂家不习惯于进行理论的探讨和系统的理论阐述罢了。

直到清代，才有了一批见仁见智的大师，对过去已经提出的理论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晚近以章太炎先生为首的国学大师承前启后，对前代总结出的训诂理论加以整理发挥，又用这些理论重新去审视过去的训诂材料，这才给训诂学的科学化开辟出一条新路，出现了不少探讨训诂原理的论文和专著。但是，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论文和专著都还不够系统，而且，有些还沿袭陈旧的说法和混乱的术语，不易被现代人接受。

不管怎么说,训诂学科学化工作在旧时代已经开了头,在新的时代里,不论从发挥训诂学的实用价值还是从提高它的理论价值来看,这个工作必须进一步作下去,而且应当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这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在现代思维科学的辅助下,一方面批判地继承前人已经总结出的规律和原理,另一方面在浩如烟海的旧训诂材料和更为广阔的领域里的新材料中,探讨新的理论课题,总结更多的规律和原理,科学地解释各种训诂现象,使训诂理论逐渐更新、加深、系统化。

训诂学需要理论,道理是简单而明白的:

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皓首穷经,一辈子在材料堆里转,才能把有关的训诂材料涉猎一部分。而现代的语文工作者或者是也需要运用训诂知识来读古代文献的其他工作者,如果也象过去那样去学训诂学,恐怕能入门者也只是极少数,更不要说深入地掌握和应用了。这就会使训诂学的普及成为不可能,极大地降低训诂学的社会实用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训诂学本来就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只能为专门家所据有,是不适于普及的。这个说法不符合训诂学的实际。训诂学是一门应用很广的工具科学,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专门学科需要学习它以外,中小学语文教师、辞典编纂人员、文化宣传干部、古籍整理人员、各种古代史料的搜集编写人员,以及其他语文工作者,都需要或多或少地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它是需要普及的。而过去,训诂学所以无法普及,主要是因为它的理论不透彻、不系统,给人以虚玄奥秘之感。克服了这个弱点,它是可以普及的。即使就提高来说,也有一个沿着什么方向提高的问题。训诂学是一门传统科学,人们对古代传统科学的理论造诣要求是不高的。因为那或者是历史的旧迹,无法苛责古人,或者是科学的童年期,幼稚自不待说。但是,传统科学如果不满足于它在科学史上的地位,而还要在发展中跻身于现代化科学的行列,

那么，仍以它原来的面貌出现，是一定会被飞跃发展的科学现状拒之门外的。有些搞现代语言学的人排斥训诂学，说它是“保守的”、“抱残守缺”的等等，甚至否认它是语言学的一个门类，这除了受菲薄本民族优秀遗产而盲目崇尚外国的不正常风气影响外，也还与训诂学缺乏理论上跃进的成果有关。的确，如果没有一番跃进，不能由“陈”中推出“新”来，训诂学的理论价值也就谈不到了。从汉到清再到近现代，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出了多少成就卓越的训诂大师！可以说，他们把先秦经书的各种语言材料已探讨寻索殆遍，当今的训诂工作者，如果既不去扩大材料的范围，又不去进行理论的探讨，只是就原来的经书在个别词句上增删修补，这样做恐怕连提高的余地都不会太多了。

现代训诂学的专业工作者所进行的介绍训诂和训诂学的工作，总的看是分三方面进行的：

一、训诂历史的介绍。主要是介绍历代训诂学作者和著述的成就。

二、训诂材料的介绍。主要是对注释书和训诂学专著的体例加以发挥整理，以便今人阅读。

三、训诂原理的介绍。也就是说明以往正确训诂工作的理论依据，并对各种训诂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

这三方面的工作都是重要的，前两方面已经介绍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唯有第三方面还比较薄弱，大部分是夹在前两方面的介绍中进行。而对现代化科学来说，没有理论就不能成其为“学”，科学或学科是应当以理论为纲的。

说训诂学应当建立系统的理论，并不是要破坏传统的“为实”作风。这项工作须从大量的训诂材料出发，从材料中出理论，在实践中发展理论、验证理论。从理论的要求说，我们对材料的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现在在各个实践岗位上继续从事训诂工作的同志所作的工作，如医古文工作、古籍整理和注译工作、辞典编纂工作等等，成果都是十分宝贵的，没有这些扩大了